

蒋光慈全集

第三卷

方铭 马德俊
主编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第
叁
卷

方
铭

马
德
俊

主
编

蒋光慈全集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光慈全集/蒋光慈著;方铭,马德俊主编. —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650-3352-0

I. ①蒋… II. ①蒋…②方…③马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99572 号

蒋光慈全集(第三卷)

方 铭
马德俊 主编

出版策划 朱移山 冷桥勋
责任编辑 张 慧 权 怡

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
邮 编 230009
电 话 总 编 室:0551-62903038
市场营销部:0551-62903198
网 址 www.hfutpress.com.cn
E-mail hfutpress@163.com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总印张 103.25
总字数 1658 千字
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-7-5650-3352-0

总定价: 298.00 元(全 6 册)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蒋光慈
全集

目 录

001	最后的微笑
079	丽莎的哀怨
141	冲出云围的月亮

蒋光慈

全集

最后的微笑

小蚂蚁被他的同类所欺侮了，还要拼命地抵抗一下。

这是在六月的一天晚上。

夜幕笼罩得大地异常地乌黑。在天的西北角上，时飞射着金色的闪光，也就从那里远远地闻着雷声。天气异常地闷燥，一缕风丝儿都没有。人们都等待大雨的到来，因为天色已给了大雨的征兆了。

在城南 C 路的终角，靠近麦田的地方，有两间破败的茅屋。茅屋的周围：前边一百步之遥是 S 纱厂；后边是麦田；左边不远有几座荒墟的坟墓，据与这些坟墓邻近的居民说，这里时常闻着鬼哭，发现鬼火……看起来是异常凄凉的；右边是一带平房，凡在 S 纱厂内做工的工人，差不多都住在这里面。工人们寻不出别的纳凉的方法，如果是天不落雨的时候，他们夜里总是露宿的。每一到晚上，除开一部分工人上夜工而外，其余的总是在家里坐在外边乘凉，他们的芭蕉扇与谈笑的声音，遥遥地与纱厂内的吼吼的机器声相应和。今天晚上天气更异常地闷燥，因之他们摇动芭蕉扇的声音更要比往日为响亮了。

“他妈的！今天晚上真热！”

“唉！简直热得活要命！”

“这样热，他们在工厂里做夜工，也不知怎么能受得了呵！”

“不受也要受，你真是说怪话！”

“你看，西北角正在打闪呢，快要下雨了。”

“唔，全才！王阿贵开除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弄的鬼……”

“那还有别人吗？不是张金魁是谁个？”

“他妈的！……”

“唉！天气真热！”

“……”

这时，当他们说南道北大家谈笑的当儿，茅屋内的王阿贵正病卧在床上。



这两间破败的茅屋，在冬天，因为四壁招风，是异常地寒冷，而在夏天呢，因为阳光的熏蒸，又异常地燥热。病在床上的王阿贵，因为极高度的体温与屋内极燥热的空气联合起来，已经烧到头昏脑乱神不清的地步了。今天早晨他还是如平时一样，做上工的预备，并不曾料到要召什么不幸的变动，但当他一进工厂的大门时，工头矮胖的张金魁即将他喊住，对他说道：

“你已经被厂里开除了。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自己知道，我也不必向你多说了。你要反对什么厂主，请你到别的厂里去反对去，在我们的厂里，哼哼，对不起……我幸而看着你老子的面上，不愿意叫你多吃苦头，不然的话，哼哼，我报告巡捕房将你捉住，枪毙……你去罢！我们这里你是不能再进来的了！……”

王阿贵听了张金魁的这一番话，始而痴呆地将两眼望着张金魁，似乎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些什么，继而脸色变为惨白，将头慢慢地低下来了，——这时阿贵明白了，他明白了张金魁所说的话的意义，他明白了他的一切希望都完结了。这真是如晴天的霹雳一般，喀嚓一声，将阿贵震动得不知所措：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……完了！完了！一切都完了！……阿贵似乎要哭将起来，但没有眼泪出来。他并不觉得有什么过度的伤心，他只是茫然，茫然……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工作是没有了，因之工钱也是没有的了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他只是茫然，茫然……他应当向张金魁说一些哀求的或是反抗的话，但是他听了张金魁的话后，却不发一点儿声响。有几个工友上前为他哀求，为他辩护，为他抱不平，为他可怜，但是他却沉默着，没有一点儿表示。

他只是茫然，茫然……他很顺服地走出了工厂的大门，连头也不掉转一下。等他走了离工厂几十步的时候，他回转头来看看工厂的屋宇，似乎忘却了与工厂辞别的样子，于是他又回转来绕道工厂前后走几个圈子。他今年十九岁，从十一岁起，他已在这个工厂内做了八九年了，虽然他儿时的光阴，所谓黄金时代的光阴，都为这工厂内的机器所吞食了，虽然这工厂就同牢狱一样，他在里边被囚了八九年，虽然这工厂除了痛苦和压迫而外，没有给过他丝毫的幸福，但是他到底与这工厂有八九年的因缘，今天忽然离开了它，未免总有点舍不得的情绪。他站在工厂外边，看着烟囱突突地冒烟，听着机器叽叽地响动，他不禁觉得有无限的难过。“别了，工厂！别了，牢狱！别了，我的朝夕同事的工友们！……”他终于要同这工厂别离了。但是别离了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回家去？有什么面目回家去呢？不，家里回去不得！……他想道：“父亲五十多岁了，害着痲病，虽然有时推小车子也可以混几个钱，但混的总不多；母亲呢，替人洗洗补补衣服，也混不到几个钱。还有一个五



六岁不中用的妹妹！……一家大半都指望我，可是我现在被厂里开除了，这，这倒怎么办呢？……他俩老人家若知道了我被厂里开除了，那他俩将不要大大地生气么？……唉！算了！算了！我今年虽然才十九岁，可是我的日子也过够了，我不如去行个短见罢。是的，我不如去跳黄浦江去，人生总不过一死，我也问不了这么许多……”

阿贵虽然起了自杀的念头，但他还没有即刻就去自杀的决心。他离开了工厂，茫然地向前走着，并没有一定的方向。他就同失了灵魂的人一样，他忘却了他应当做什么，他也不知道他应当向什么地方去。他只知道一件事情：被厂里开除的事情，不能使父母知道。但是为什么他要被开除？他有什么被开除的罪过？谁个弄得他被厂里开除了？开除了后他应当做些什么？……他这时似乎都忘却了。他只是茫然地走着，但脑筋并没深想到什么。他所走的是什么路，两旁有什么东西，路上所迎着的是些什么人……他都没有注意到这些。

他顺着一条路走，走走又回头，回头又走走，这样地他消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。炎热的太阳如火一般地烤人，但他光着头，虽然一套白布小褂裤差不多都汗湿了，他似乎却不感到这一层。最后他走得疲乏了，看见路旁有一块石头，他也不问它烫不烫，就走上前坐下了。他低着头似乎在思想什么，但他这时并没有明白地思想到什么。他看见地上有几个蚂蚁往来：一只黄色的小蚂蚁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寻得了一块白模样的食物，在用力地衔着前走的当儿，忽然遇到了一只黑色的蚂蚁，这黑色的蚂蚁见着小蚂蚁衔着一块食物，便上前将它抢夺下来。小蚂蚁大为愤怒，便不相让，与黑色的蚂蚁厮杀起来。小蚂蚁虽然是小些，然而却英勇异常，毫不惧怕，倒也敌得过他的敌人。它俩越厮杀得越有劲，阿贵这时不禁看得出神；而且向小蚂蚁表示着充分的同情。他见着小蚂蚁这种英勇的气概，不禁暗暗地称赞不止。他看着看着，忽然他的脑海中起了一层波浪，他即刻立起身来，自己向自己惊异地问道：

“啊哈！我难道连这一个小蚂蚁都不如吗？喂！我还配做一个人吗？小蚂蚁被它的同类所欺侮了，还要拼命地抵抗一下，我是一个人，难道受人欺侮了，就这样地乖乖地算了么？报仇呵！……报仇！……”

他于是觉着有无限的羞辱了。他的脸有点发烧起来，他的一颗心开始怦怦地跳动了。他不禁后悔道：“当张金魁向我宣言的时候，为什么我没有点儿反抗的表示？我为什么顺服地忍受着张金魁的欺侮？为什么不把张金魁拉着痛打一顿？为什么不拾起一块石头向着张金魁的脑壳摔去？为什么……？唉！我连这一个小蚂蚁都不如！我还配做一个人吗？张金魁这东西该造了多少孽，



我为什么不把他打死？他害死了李全发，他害死了沈玉芳沈先生，他现在又来害我，他又把我的饭碗打掉了，照他的口气，也许又要害我的性命……唉！我为什么不把他打死呢？我为什么一点儿抵抗都没有呢？唉！我连这一个小蚂蚁都不如！……”阿贵越想越羞愧得汗流浹背，几无地以自容。他又重新坐将下来了。他看看地上两个斗争的蚂蚁，这时它俩仍在相持的状态中。他于是拾起一个小小的草杆，将黑色的蚂蚁隔开来，慢慢地然而很气愤地将它捣死，——这时他觉得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业了，于是乎他觉得非常地痛快。小蚂蚁见着它的敌人已死，遂又衔着白模样的食物离开了。阿贵看着它走开，不禁暗暗地笑道：“小蚂蚁！你真是好汉！我应当拜你为老师呢！我与你同是被欺侮的。我们联合起来罢！好！全世界被欺侮者联合起来！哈，哈，哈！……”阿贵一刹那间觉着自己胜利者了。他似乎觉着张金魁被他用草杆捣死了。在愉快的一两分钟后，他又觉着有点失望起来：他所捣死的是微小的蚂蚁，而不是那万恶的张金魁，张金魁还是在世间活着呢。

是的，阿贵的责任不是在于捣死一个微小的蚂蚁，而是在于捣死他的敌人——张金魁。阿贵觉悟到这一层了；于是开始想到如何报仇的方法：“呵呵；顶好！顶好把他捉住，也像捣死的蚂蚁一般地把他捣死！唉！他该多么可恶呵！他拼命地对于厂主献好，也不知害死了许多工人！他害死了李全发，他害死了沈先生，他现在又来害我，哼，害我？好！我就要他的小狗命。我应当为李全发和沈先生报仇，我要不报仇，我就不算是个人，我真就不如蚂蚁！一个人不如蚂蚁，还算是一个人吗？呵呵！报仇！报仇！……但怎样才能将他捉到呢？……”阿贵想到此地，忽然觉得头痛起来了。太阳的光是这般炎热。阿贵没有戴帽子晒了半天，当然头要晒得痛了。也许他的头早已都晒痛了，但到现在才觉得。奇怪，阿贵现在一觉着头痛，就痛得要命，似乎再不可以支持了。他这时不但头痛，似乎周身都发起烧来，脸庞烧得烫手。这时他忽然想起家来了。他忘却了被厂里开除的事情，也忘却了他的父母倘若知道了他被厂里开除了，将要如何地生气，如何地懊恼。他感觉自己是病了，病了的人一定是要回家的。

当阿贵踉跄地走到家的时候，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。这时阿贵的父亲王兴盛吃了中饭，已经出门推小车子去了。留在家中的是阿贵的母亲与他的一个小妹妹。母亲今年五十岁了，这是一个很疲弱的妇人，她的两个眼眶烂得如红枣子肉一样，眼水是不不断地流着；她看东西是很吃力的，然而她不得不做缝补的事情。在她的枯槁的，皱纹层层的面孔上，可以看出她在生活中所受的痛苦的痕迹。这个可怜的老妇人在生活中大约不知道什么享福的事情，



因为她从没见过幸福的面孔是什么样子。有时她想象到阿贵将来成人了走好运，每天能够挣得几个钱，为她买一件好衣服穿穿，买几斤肉吃吃，或者她的女儿阿蓉将来能寻得一个有钱的婆家，因之可以靠她女婿养活……这时她觉得是很幸福而愉快的样子，但这也只是很模糊的幸福和愉快，因为这只是对于将来的想象，这只是希望而已。什么时候阿贵能走好运？阿蓉将来能不能寻得一个有钱的婆家？这恐怕只有天晓得罢？谁个也不晓得！话虽然是如此说，但是这个老妇人却不得不有这般的希望。她现在所以还能活着，所以还能觉得要劳动的，完全是因为她还有这一点莫须有的希望，不然的话，她恐怕久已被劳苦葬入黄土了。她相信观世音菩萨，因之她很虔诚地供着观世音菩萨的肖像。她以为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，是慈航普渡的，她绝对是保佑有善心的人的，只要人们能把良心存得正，哪怕观世音菩萨不知道吗？呵！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！呵！慈航普渡的观世音菩萨！……如此，她真是观世音菩萨的真信徒了。她不相信她会穷苦一辈子，因为她的良心好，从没做过坏事，而良心好的人一定是可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保佑的。“哪怕现在吃些什么苦呢？观世音菩萨自然有眼睛！观世音菩萨自然要给我好处的！我现在吃苦也许是因为前生造了孽了？呵！不要紧！只要我今生能行善，就是今生得不到好处，到来生一定是也要得到好处的！观世音菩萨自然有眼睛，我怕什么呢？呵！观世音菩萨呵！请你保佑我的阿蓉罢！请你保佑我的阿贵罢！他真是一个好孩子，他对我该多么孝顺呵！是的，他应当得到菩萨的保佑呵！……”这个可怜的老妇人每一想到她的阿贵的身上时，总要跑到观世音菩萨面前磕几个响头，暗暗地为着阿贵祷告。阿贵是她的唯一的希望，她不为他祷告，还为谁祷告呢？至于阿蓉呢？她想道：“阿蓉不过是一个女子，始终是人家的孩子，比较是次要的了。也许将来能得到一个好女婿，但是好儿子总比好女婿强呵！好女婿无论如何总是从人家骨肉里生出来的。”她当然也为着阿蓉祷告，但是祷告的次数却比为阿贵祷告的次数少些了。为着祷告，为着要表示诚意，她也不知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烧了多少香。这些买香的钱是她为人家洗补所挣来的。她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但是却舍得去买香烧。……

她今天坐在门口，一边补衣服，一边又想到阿贵的身上了：阿贵今天也不知在厂里好么？天气这样地热！……她忽然听到走向她来的脚步声，将头抬起一看，却不认得来人是谁个。照着来人的衣服看，这是阿贵回来了，但是照着来人的脸色看，这不是阿贵了，这差不多是戏台上的赵匡胤，关夫子。一刹那间她惊异得非常：怎么？难道说关夫子来显圣吗？若真是他显圣，那



我该要好好地跪接了。……她用她的烂红眼睛聚精会神地一看，这时来人已至她的面前了，于是才看清楚了，来人不是关夫子，而是她适才所念到的阿贵。阿贵这时的脸色真是红得如关夫子的一样，这使得他的母亲惊骇地叫道：

“我的天王爷！你，你，你你怎么了？病，病了吗？……”

但是阿贵没有回答她。阿贵进屋后即向靠墙的一张竹床上躺下，直挺挺地躺下，如死人一般。他的母亲见着他这般模样，简直吓得魂飞天外，无所措手足了。她走进他的身旁站着，痴呆地望着他的那一副可怕的面孔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这，这倒怎么办呢？中，中了魔了吗？……这倒怎么办呢？兴盛又不在家里……”

“阿贵！我的儿！”她停一忽又哭着说道：“你怎么弄到这个样子？……你，你你是怎么样弄的，我的天王爷！……”

“水，水！……”

阿贵睁开眼睛，向他母亲说了这两个字。她这时心中忽然有点希望了。她想到：“还好！他还能说话，还知道要水喝！……知道要水喝，这不是说他的心内还明白么？还好，他还不至于有什么……呵呵！我的天王爷！菩萨保佑！……”她于是有点放心了。她不敢怠慢，即忙从水缸内盛了一碗凉水送给他喝，他没有力气拿碗，于是她端着送到他口边，他就同得着甘露一样，一口气将一碗凉水喝干了，是的，他真是渴了。他晒了半天，身上的水分都化为汗而消散了，这时他身上简直可以说不大有水分了。他的喉咙干燥得很痛，当他将一碗凉水喝将下去之后，他觉得就好像他的身上的火已经被扑灭一大半了。

“我还要喝！……”

当阿贵喝了第二碗凉水之后，他的神气清醒得很多了。他的面色已经不如先时的可怕，他的两眼所放射的光，已经不如先时那般的如中了魔一样，她这时更大为放心了：呵！阿贵好了！阿贵绝对不会有危险，阿贵一定是会好的！……她于是又想起观世音菩萨来了。她想到：“这一定是有观世音菩萨在暗中保佑，不然的话，也不知要弄得什么样子。”这正是她应当向观世音菩萨面前烧香磕头的时候，于是她将手洗一洗，很虔心地烧起香来，表示她对于观世音菩萨的感谢。

阿贵真是疲倦极了。他看见母亲的这种神情，想开口向她说一些话，但是他没有力气说话了。他应当好好地休息一下，于是他昏沉沉地睡去了。坐在他身旁的母亲，这时见着阿贵这般神情，知道他是睡着了，而不是别的什



么现象。她不愿意他多劳神，所以她并不向他多说话。她继续拿起工作来，坐在他的旁边，补几针看他几眼，看他几眼之后又补几针……她这时很放心了，因为她相信观世音菩萨隐隐地在暗中保佑。

到了晚上了。

……阿贵的父亲王兴盛今天推了半天的小车子，只得了四角小洋的代价，若这四角小洋的代价，是平平安安得来的，那么王兴盛今天也够高兴的了，因为四角小洋并不算少呵。往常有时一天不开市，连一个铜元都推不着，而今天半天居然也推到了四角小洋，这或者也是因为观世音菩萨在暗中保佑的原故罢。可是王兴盛因为这四角小洋，肩背上吃了七八下木棍，受了红头阿三的一场毒打。王兴盛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虽然还能勉强推小车子，但是他的骨头的确是很老了，他又是一个害痼病的人，如何能多吃红头阿三手中打人不顾死的哭丧棒呢？因之四角小洋对于王兴盛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，而吃了七八下木棍，这对于王兴盛却是一场很大的灾祸。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：他推了一小车子木器，当他走到四路中间的当儿，忽然鸣地一声飞来了一辆汽车，险一点儿把他的车连人都冲倒了。也许是因为菩萨保佑的原故罢，他没有被汽车压死。红头阿三，一个印度巡捕见着这种情景，怒冲冲地跑将上来，先给他吃了几下哭丧棒，然后才开口骂他为什么不知道让路，为什么这样笨……可怜的王兴盛已经被汽车把魂都骇掉了，哪还有胆量向巡捕讲理！他就这样地白白地吃了一顿毒打！倘若王兴盛愿意请医生看看自己的伤痕，买一二副药吃吃，调养调养，那他今天所得到的四角小洋能够分配吗？……他往时虽然也时常领受过红头阿三手中的哭丧棒，但他今天却觉得往时从没有这样地痛过。唉！他没有反抗的力量，他只有很可怜地痛哭！……

天要黑了，王兴盛约摸着再找不到生意，于是就决定将小车子推回家来。在路上想起适才红头阿三对于他的欺侮，不禁暗自流泪。肩背上的伤痕虽然还没有到出血的地步，然而是很重的，经受汗液的洗濯，越发痛得厉害。他觉得他不应当受这种无道理的欺侮，但他毫不起一点反抗或报仇的念头。他只叹他自己的命运是应该如此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没有办法！反正穷人生来就是要吃苦的。忍受罢！唉！只有忍受，没有办法！……他只是这样地想着，他，脑筋也只会这样地想着，从没发生过别的什么不安分的念头。

“老王！你回来了？”

当他推着小车子走到离家不远的当儿，迎头遇着了一个相识的工人，这个工人先向他打招呼。老王是一个很和气的人，每逢与人说话的时候，总是带着满脸的笑容。今天的肩背上虽然有很重的痛伤，虽然满肚子不快活，但



他一见着这个工人向他打招呼，也就即刻笑着答道：

“呵！我回来了，阿四。你已经下工了么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我今天没有上工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儿子已经被厂里开除了。”

“什么呀？”老王这样惊异地问道，脸上已经变色了。

“你的儿子被厂里开除了。”

好一个消息！好一个消息！……老王听了阿四的话，身体几乎凉了半截。他感觉到天大的灾祸落到他的身上了。他又如中了魔一样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直挺挺地痴立着如木鸡一般，两眼望着阿四。阿四见着他这种神情，不明白他这时精神上所受的打击是如何地巨大，便不十分注意地离开了他，又走自己的路去了。老王痴立了几分钟之后，重行推起小车子走回家来。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的小车子向门旁边一竖，不做声不做气地走进屋内，向门后边一个小木凳子上坐下。他就同没有看见屋内的人一样。躺在竹床上的阿贵还没有醒来。阿蓉见着她的爸爸今天回来这种不高兴的样子，也不敢上前去亲近他，只远远地向他望着。这时他的老婆正在烧晚饭吃呢，她见着老王回来了，便离开灶台走到老王的面前，与他打招呼。

“你回来了？今天推了多少钱？”

老王用双手搂着自己的头，两眼向地上望着，如木头一样地坐着不动。她见着他 not 回答她，摸不着头绪，便又高声地问他一句：

“你，你今天到底是怎么着了？为什么人家问你的话，你连回答都不回答一声呢？”

老王还是依旧地不答。她看见这种神情，知道又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便不敢再问他。她重复回到灶台后坐下，几乎也变成痴呆的人了。她这时不知道做什么事好，暗暗地觉得有什么可怕的灾祸快要到临了，或者已经到临了。她真不知道将要怎么办了：你看，一个没了，又是一个！阿贵回来时几乎要骇死了人，红头赤脸的，而他回来又这种样子，令人一点儿头绪都摸不到，这，这这，这倒如何是好呢？……莫不是今天真个是什么黑道的日子，遇着什么鬼了？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一个个都弄成这个样子呢？唉！穷日子都不能安安稳稳地过下去，偏偏生出许多花头来！唉！这真是要人命，活要人命呵！……她不禁很伤心地哭起来了。

“你还不知道吗？”

老王抬起头来，忽地很苦丧地问了这一句，这可把他的老婆骇了一跳。她停止了哭，两眼看着她的丈夫，半晌才反问一句：

“我还不知道什么呢？”



老王重新又把头低将下来了。这时屋内已经暗黑了，深深地陷入沉寂的空气里。沉寂里只闻着阿贵在竹床上翻身的声音。阿蓉见着她的爸爸和妈妈的这种样子，一颗小心也为之跳动，很模糊地猜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因之也静立在板门的旁边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但是阿蓉终归是一个小孩子，她的肚子饿了，她要吃饭，不能再跟着她的爸爸和妈妈沉默下去了。

“妈！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……”

阿蓉的话将沉寂无声的空气打动了。老王随着阿蓉的话音说道：

“你还不知道吗？阿贵被厂里开除了。”

他的老婆听了他的话，沉吟了半晌，似答非答地叽咕了一句：

“呵！阿贵被厂里开除了！”

她又重行沉默下来了。这时她的一颗心似乎被浆糊糊涂住了，想不出说什么话为好。如此，在表面上，她似乎并不曾受了这个消息的打击，但是在内心里，她，唉！她简直表示不出她的悲痛来。她这时实在说不出话来。她有什么话可说的呢？呵！事情是这样地完了，完了，没有希望了！……

“妈！妈！我饿了，我要吃饭呀！”

阿蓉的妈还是不理她，最后她走到她的妈跟前去了。她要求她的妈给她饭吃。这时大约老王也觉着有点饿了罢，便也就说道：

“开饭吃罢！”

老太婆听了他的话，便起身将煤油灯点着，不则声不则气地将饭菜摆到屋中间一张矮木桌子上来。阿蓉拿起饭碗来就吃，两只小眼向着菜碗里望，就同菜碗里盛着满满的有味的好吃的肉一样，她巴不得一下子都吞下去，其实那里并不是肉，并不是什么鸡鱼鸭，而是些油盐不足的白菜。

“阿贵不起来吃饭么？”老王问。

“不，他不久已经吃了一点点东西，现在让他睡罢，他病了。”

“他真病了吗？”老王很不安地这样问他的老婆，可是她这时就同要哭的神气，似乎悲哀地在想什么，没有答他。他看着她的这种可怜的样子，便也就不再问下去了。他又不禁暗暗地在可怜她：可怜的老太婆，真是受苦的命呵！……

他们静默地吃了晚饭，就到门外边坐着乘凉。这时大地乌黑得可怕，一点风都没有，闷燥得令人难耐。两夫妻都低着头各想各的，唯有阿蓉坐在她的妈妈的旁边，一点儿也不思想，两只眼睛只有趣地望着西北角上的，那远远的飞射着的金色的闪光。

这时屋内竹床上的阿贵，似乎是已经醒来了，但是浑身烧得如火炉一样，



弄得头脑昏乱，神思不清。他似乎是要起来，然而没有起来的力气；似乎要喊人，然而只能口张一张，喊不出声音来。他是在朦胧的混沌的状态中，脑海中并没有什么很清晰的波纹。也或者说，他是在半死的状态中。……

老王这时是在深想自己的悲哀的命运：一从生下地来就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！推了一二十年的小车子，劳苦了一辈子，……现在阿贵稍微能够挣点钱养家糊口，穷日子稍微过得舒服些，不幸又来了这么一下……被开除了！……唉！这简直怎么了！……都是阿贵自己的不是！厂里不开除别人，为什么单开除他呢？这可见得是阿贵自己的不是了。我老早就听到一些风声，说他在厂里干什么工会的事情，反对什么资本家……呵！这样反对资本家才反对的好，把自己的饭碗都反对掉了！唉！胡闹！生来就是当工人的命，生来就是受苦的命，好好地在厂里做工也就罢了，偏偏要干些什么不相干的事情，什么工会，唉！不安分！……

老王的老婆所想的倒偏于乐观的一方面：好歹总有菩萨保佑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也许明天到厂里哀求一下，阿贵还是可以回到厂内做工的？也许这个厂里不要他了，他还可以到别的厂里做工去？真要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也可以推小车子……反正有菩萨保佑，总不会饿死，只要良心存得正。阿贵这小东西的良心该多么好，难道说他还会饿死不成吗？不会的！不会的！……

她又决定了，今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，应当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好好地烧几炷香，多磕几个响头，求她老人家保佑。她相信观世音一定会保佑她，保佑她的丈夫，保佑她的阿蓉，尤其保佑她的亲爱的儿子阿贵。她不十分相信别的菩萨，但她相信观世音菩萨可以说是到了极度了。她每每向人说：观世音菩萨是不可不信的呵！她真灵！我有几次梦见过她，她是一个白发苍苍的，和蔼可亲的老奶奶，有时白天我也见着过她显圣……当她这样说时，就同她真看见过了观世音菩萨一样。但是她真看见过了么，只有天晓得！

轰轰轰……喀嚓……轰，轰……雷声逼近了。这两位可怜的夫妻的沉思，被响亮的雷声所震断了。这时又起了风，很大的风，接着就落下稀疏的很大的雨点。

“呵呵，下大雨了，快进去，外边不能够坐了。”

他们刚一进门，大雨就如倾盆也似地下了起来。他们将门关上，但是因风刮得太大了，两扇板门几乎有抵抗不住的形势。两间茅屋似乎被风雨击得乱晃的样子，就同快要倒塌了。木桌上的煤油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。这时屋内的闷热的空气渐渐地消散了，顿时凉爽起来。大家感觉得爽快异常，但同时又惧怕这两间茅屋真莫不要被这般大风雨所根本推翻呢。那时才是真正



的糟糕！那时才是真正的灾祸！

“妈！妈！那墙角上漏，漏雨！”阿蓉指着墙角这样说，老王听了这话，向前一看，果然漏雨，并且漏得很多。他想到：唉！真是倒霉！这真是如俗语所说“祸不单行”呀！天老爷故意与我们穷人捣乱！若果这两间茅屋真正地要倒塌了，那时倒怎么办呢？唉！我的天哪！……

“阿蓉的妈，快拿盆来接着，慢一点，这屋内快要成了河呢。唉！天老爷真是故意与穷人为难呀！”

阿蓉的妈听了她丈夫的话，即忙将洗澡的木盆拿上去接漏雨。幸而只有这一处漏雨，若漏雨的处所太多了，纵使不将屋子漏得倒塌，但怕真要把屋内弄成河流了。

这时凉爽的空气将阿贵身内身外的热度减低得多了，他于是有点清醒过来。他的两眼，已将烧得透红的两眼，睁开望一望，他看见屋内的情景甚为诧异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想说话，但觉喉咙很痛，很不容易说出话来。他哼了半晌，才哼出来一句话：

“妈！我渴了！……”

当他喝了一碗凉水之后，他的神志更为清醒了。他虽然没有力气多说话，但他已经很明白地知道他现在病了，是躺在竹床上。他看见他的父母的愁容，知道他们完全都是因为他，因为他一个被工厂开除了的，而现在病了躺在竹床上的儿子……他于是很清楚地想起日间的事了：他今天早晨是如何地预备进工厂上工，如何地走进工厂的大门，如何地被张金魁喊住，如何地被张金魁欺侮了一顿，如何失望地走出工厂，当时心中是如何地难过……他不禁很深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阿贵！你到底怎样地就被开除了？”

阿贵不回答他的父亲。老王接着又说道：

“不开除别人，单将你开除了，真是怪事！为什么单将你开除了呢？啊？”

阿贵还是沉默着。

“他现在身体不舒服，请你别要苦苦地追问他罢！等他好了，你再问也不迟呀！”

老王不听老婆的哀求，又继续地说道：

“我晓得，呀，我晓得。大约是因为什么工会的事情……唉！你倒不想想，资本家是怎么能够反对得了的！你不问三七二十一，仗着自己的血气乱闹，真乱闹的好，现在把饭碗都乱闹掉了！……”

老王停了一忽，声音略放低一点，又继续地说道：

